

清瘦鶴銘石刻

鄭州
中
物
品
南
編
頁
會
編

郑州市博物馆藏品之二

清瘞鹤铭石刻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郑州市博物馆藏品丛书编委会编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5 号

郑州市博物馆藏品之二

清 瘦 鹤 铭 石 刻

郑州市博物馆藏品丛书编委会

责任编辑 弦 声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河南郑州晚报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6 开本 3.75 印张 49 幅图 5 千字

1994 年 9 月第 1 版

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 册

ISBN7—5348—0735—2/I·585 定价 10.00 元

郑州市博物馆藏清《瘞鹤铭》刻石概述

谢遂莲 张体义

一九八六年四月，郑州市博物馆在市区磨盘街收集了一套清光绪丙申年（公元一八九六年）刻石，内容为《瘞鹤铭并序》。

《瘞鹤铭》是我国著名的摩崖刻石，原刻于江苏镇江焦山西麓崖石上，其字势雄强秀逸，历来对此评价甚高，享有「大字之祖」、「书家冠冕」的盛誉。因常被江水拍击，又加雷雨轰刷，最晚在宋熙宁间已经崩裂，坠入水中。不少文人雅士伺水落时前往观看模拓，因在水中，历代学者所见字数多寡不一。欧阳修《集古录》载，「好事者伺水落时模而传之，往往只得其数字，余所得六百余字独为多也」，《东观余论》认为是「印书者传说，误以十为百」。按邵亢考证全文百余字为得字最多者，但也有不知次序的字句。清康熙甲午年（公元一七一四年），苏州守陈鹏年募工挽出江中石刻五块，存九十二字，其中不全者十一字。出水石刻加上已见存字，共计一百零五字。原碑现立于焦山碑林。其他的如唐人摩「瘞鹤铭石刻」，因位于焦山壮观亭旧址左崖壁上，又称「壮观亭址瘞鹤铭」，仅存上部，剩九行五十九字，字迹漫漶；「重摩宋拓瘞鹤铭石刻」系宋代人于水落时在原碑上摹拓的，又称「水拓本」，存八十三字。清王昶按出水原刻石考证，补定全文有一百八十字，详见《金石萃编》。

《瘞鹤铭》是直接书写石上的，从左边读，字体大小悬殊，但布局错落疏宕，笔划雄健，方圆并重，行楷字体，结体章法多有篆隶遗意，由中宫向外辐射，宽博舒展，如仙鹤低舞仪态万千。习而成名者颇多，唐颜真卿《八关斋会报德记》、宋黄庭坚《松风阁》均从此脱出。黄庭坚有「大字无过瘞鹤铭」之赞语，清翁方纲评价曰：「廖廖乎数十字之仅存，而兼该上下数千年之字学，六朝诸家之神气，悉举而淹贯之。」

郑州《瘞鹤铭并序》石刻、为竖写，从右边读，正文一百六十一字。这套石刻大部分在中下部有编号，按照其自身的编号顺序共有二十五块石刻组成，现在发现并收藏的只有二十三块，其中第七号和十九号遗失。刻石均以青石为料，长四十三——七十四厘米不等，其中十八块长五十厘米左右，宽三十——三十九厘米，大多为三十五厘米左右。石料质地粗细不一，薄厚也不相同。厚八—九·五厘米的质地细腻、厚十四厘米以上的质地较粗糙。石刻大小、编号详见附表。

编号为「一」的石刻刻有「空碧草堂石墨」六字，篆书、双行竖写，为不带廓的印章形式，应是这批石刻主人的斋名。

编号为「二」的石刻，刻有「心画」两个大字，隶书。书为心画，即表达内心感情的图画，石刻的作者将这批刻石题名为「心画」，足见珍视之情。

编号为「三」的石刻，刻「瘞鹤铭并序华阳」七字，隶书体，两字一行，共分四行，其中「华阳」二字是另起一行的。

编号为「四」的石刻，四行七字，「真逸撰」、「鹤寿不知」各占两行。其中「寿」为篆书，「鹤」

知」二字为隶书，其余字为行书。

编号五——二十一的刻石，每块均刻八字分四行，每行两字，字体以行、隶为主，兼有草书、篆书。石刻内容及字体情况详见附表。

第二十二号刻石上，「江阴真宰」四字与前字体大小一样，布局也相同，占石刻的右半部，石刻的左半部以及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号石刻，刻的是书者题跋，每行三字，字体较小，行、隶书兼有。二十五号刻石左半部有两方篆书体的无廓印，内容是「李国治印」及「航叟子一号自修居士。」

郑州瘞鹤铭刻石佚失的第七号石刻，根据第六号、第八号刻石的内容及字数，参考文献记载，基本可以确定其内容是「方，天其未遂吾翔廖」八个字。第十九号刻石的内容因前后均为独立的句子，所以在没有找到实物以前不能确定。

按照石刻自身的编号顺序，郑州瘞鹤铭及题跋的内容如下：

空碧草堂石墨。心画。瘞鹤铭并序，华阳真逸撰。鹤寿不知其纪也，壬辰岁得于华亭，甲午岁化于朱方。天其未遂吾翔廖廓耶，奚夺之处也。乃裹以元黄之幣，藏乎山下仙家，有我立石旌事，篆铭不朽。词曰：相此胎禽，浮丘著经。余欲无言，尔乃何徵。雷门去鼓，华表留声。竹溪解化，厥土惟宁。长空渺渺，云水无垠。后荡洪流，前固重扃。爽垲势掩，右割荆门。

爱集真侣，瘞尔作铭。降山徵君，丹阳仙尉，江阴真宰。是碑原本上皇山樵书，或谓即陶贞白也，刻于焦山，石高八尺，字十二行，今裂为五，堕入水中。光绪丙申秋邨上自修居士重加审定，勒置铁厂（庵），时年五十又三。

郑州瘞鹤铭刻石内容与焦山原碑刻相对照，其前半部分基本是按原刻石文字的顺序进行增补，只调整了个别句子的位置。原碑中「藏乎山之下仙家……」，郑州刻石删去了「之」字，变成「藏乎山下仙家」。原碑上的「上皇山樵书」，在前边，属正文，而郑州刻石把它移到后面的跋文中。郑州刻石后半部分不是严格按原碑文顺序增补的，而是依作者的认识，为读写方便，以其大意增补成八字一句。如郑州刻石中不仅删去了原碑中已有的「唯仿佛事亦徵」等句子，还在「厥土惟宁，后荡洪流」中间插入了「长空渺渺，云水无垠」，在「爽垲势掩华亭」中的「爽垲势掩」后面接上「右割荆门」而去掉「华亭」二字，删去了「丹杨外仙尉」中的「外」字。中间增补了「余欲无言，尔乃何徵。」「雷门去鼓」，「竹溪解化」等句子。郑州的这套瘞鹤铭刻石基本保持了《瘞鹤铭》的章法、内容，新增补的句子与原文浑然一体，读来流畅押韵、琅琅上口。如果把郑州《瘞鹤铭》的增补审定情况和《金石萃编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所载《瘞鹤铭》比较，郑州刻石增补的章法、体例与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本大体相同，而增补的内容却与《金石萃编》本接近，其中郑石「长空渺渺，云水无垠」一句不见于记载。由此可知，郑州瘞鹤铭的审定者具有一定的文学水平，并精心研究了关于《瘞鹤铭》刻石的多种著录，才有郑州瘞鹤铭刻石的独特风格。

焦山《瘞鹤铭》刻石自铭为「华阳真逸撰、上皇山樵书」。对其年代和撰书者，前人辩说纷纭。从北宋始见于著录的争议，有晋王羲之、梁陶弘景、唐王瓚、顾况、皮日休诸说。郑州瘞鹤铭刻石在跋文中有「是碑原本上皇山樵书，或谓即陶贞白也。」说明郑州刻石作者李国治认为《瘞鹤铭》是梁陶弘景书。我们也依此说。

陶弘景（公元四五六——五三六年），南朝齐、梁间道教学者、医药学家、文学家、书法家。丹杨秣陵（今江苏南京）人。字通明，自号华阳隐居，华阳陶隐，晚称华阳真逸、华阳真人。家世奉天师道术，少时受熏陶，潜研葛洪《神仙传》，有养生之志。读书万余卷，尤明阴阳五行、风角星算、山川地理、方舆物产、医术本草。嗜吟咏、善琴棋、工草隶，行书尤妙，师承钟、王，骨力不逮，而逸气有余。初仕齐，拜左卫殿将军。入梁隐居句容句曲山（茅山）。梁武帝时屡加礼聘，不出，惟画两牛，一牛，散放水草之间；一牛着金笼头，有人执绳，以杖驱之。帝喻其意，遂不忍夺其志，但朝廷大事辄就咨询，时有「山中宰相」之称。卒谥贞白先生。曾撰《真诰》二十卷，被视为道教经典；撰《本草经集注》，录药物七百三十种；画品超迈，笔法清真，著有《图像集要》等。

按中国书法演变规律，汉代隶书风行，魏晋始创楷书，南朝间，多以隶楷相参，唐代楷书成为正统。《瘞鹤铭》有楷书法，当是汉唐之间的作品。《瘞鹤铭》中有「丹杨外仙尉」句，丹杨，汉治秣陵，以山多赤柳得名，古本「丹杨」皆从木，唐天宝初始改为丹阳。《瘞鹤铭》刻石后有唐贞观年间诗，可见《瘞鹤铭》的书写年代在唐以前。铭文中引「雷门去鼓」典故，据《临海记》载，古有仙鹤飞入雷门鼓中，鼓声闻洛阳，晋安帝时，孙恩起兵攻会稽，杀王凝之，斫鼓、鹤乃飞去。可知《瘞鹤铭》为晋以后作品。从以上三点基本可以确定《瘞鹤铭》刻石的年代当是南朝。

陶弘景生活在南朝齐梁间，年代与此相符。其号「华阳真逸」、梁时人称「山中宰相」、籍贯「丹杨秣陵」、均和铭中所记吻合。陶弘景平日著书不称建元，直以甲子纪其岁，铭中「壬辰岁得之华亭，甲午岁化于朱方」，亦不署年号。经查证壬辰岁是梁天监十一年，甲午岁则是十三年。陶弘景天监七

年东游海岳，驻会稽永嘉。至十一年始还茅山。十四年弟子周子良仙去，贞白为之作传，可知天监十一年——十三年贞白一直在华阳，有书此碑的可能性。如果把《瘞鹤铭》和弘景书《旧馆坛碑》比较，面目略有不同，但仍有迹可寻。试想，《瘞鹤铭》刻于山下江边，直接书写上石，加上陶弘景主张书法「任意所之」率意而为，书风稍有变化，亦在情理之中。

郑州《瘞鹤铭》刻石内容虽然和焦山《瘞鹤铭》稍有不同，但其书法艺术水平却很高，篆、隶、行、草兼用，彼此结合恰到好处。篆书主要是印章，篆法工稳，以方为主，间有圆意。隶书蚕头而无雁尾，笔划粗细悬殊，有的笔划突然止笔，不回锋，颇有现代书法家气。草书不多，主要是取势或避免雷同，显得情趣盎然。几种字体相互辉映，倚让腾避，深得疏可跑马，密不透风之趣。尤其是题跋，字较小，行、隶兼用，信手写来，如行云流水。加之刻工精良，点、按、提、顿，笔墨韵味不失。偶有泐处，也如轻云笼月，神骨具存。这批刻石题为「心画」当是作者的得意之笔。

郑州《瘞鹤铭》刻石是光绪丙申秋（公元一八九六年）郾上自修居士李国治书写并勒置铁厂（庵）的。「郾上」是今郑州市的古荥、广武一带。李国治不见于著录。我们经调查访问得知，他是一位秀才，是当地的一位雅士，号「自修居士」，以书画自娱，民间对其字多有赞誉。从字风上看，当是以隶为主，旁涉诸体而有自家面目。

一九八六年，我们征集这批石刻时，刻石镶在郑州市磨盘街荆兴所家的一幢小灰瓦老式建筑的墙上，其祖父荆丙炎是清末民国时的商人，曾当过郑州的商会会长，房子为其所建。我们推测这批石刻是荆丙炎从李国治或旁人手中购买的，理由如次：这批石刻正文前题「空碧草堂石墨」，「心画」；跋

尾中题「自修居士重加审定，勒置铁厂（庵）」，而片言不提应谁之请而写，说明是作者自娱性作品。如果为旁人写，题跋中必定写明物主。可见，「空碧草堂」是李国治的斋名，铁厂（庵）是放置这批石刻的地方。这批石刻编有顺序，但序号大多刻在刻石中间稍下的两个字中间，有的字缝很窄，强行刻号，几乎伤及字面，尤其是十四号刻石，先刻成1^x，发现不对毁掉重刻1^x，充分说明序号是后刻上去的，只是为辨明前后顺序。如果是荆丙炎请李国治为自己书写刻石，李国治完全可以不用序号就准确地吧刻石镶在墙上，或把序号统一刻在不起眼的地方，字为心画，李国治不会也不忍在字中间刻划，焚琴煮鹤，大煞风景。所以我们认为，刻石是李国治书写并勒置铁厂（庵）的。后来由于某种原因，刻石落到荆丙炎手中或落入别人之手再转入荆丙炎之手，由于学识有限，为避免头尾不分，刻下了序号。其中第七号、第十九号刻石是在荆丙炎之前或在荆氏手中遗失就不得而知了。

郑州《瘞鹤铭》刻石移入郑州市博物馆后，观者日众，对其书法艺术赞不绝口，为满足广大书法爱好者的要求，加强文物保护，我馆特组织有关人员，精心捶拓，力求色调均匀，字字清朗，曲折拗埤，无微不到；查阅资料、调查访问，数易其稿。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，这本小书才得以付梓出版。但由于时间仓促，学识有限，不妥之处请方家不吝指正以志墨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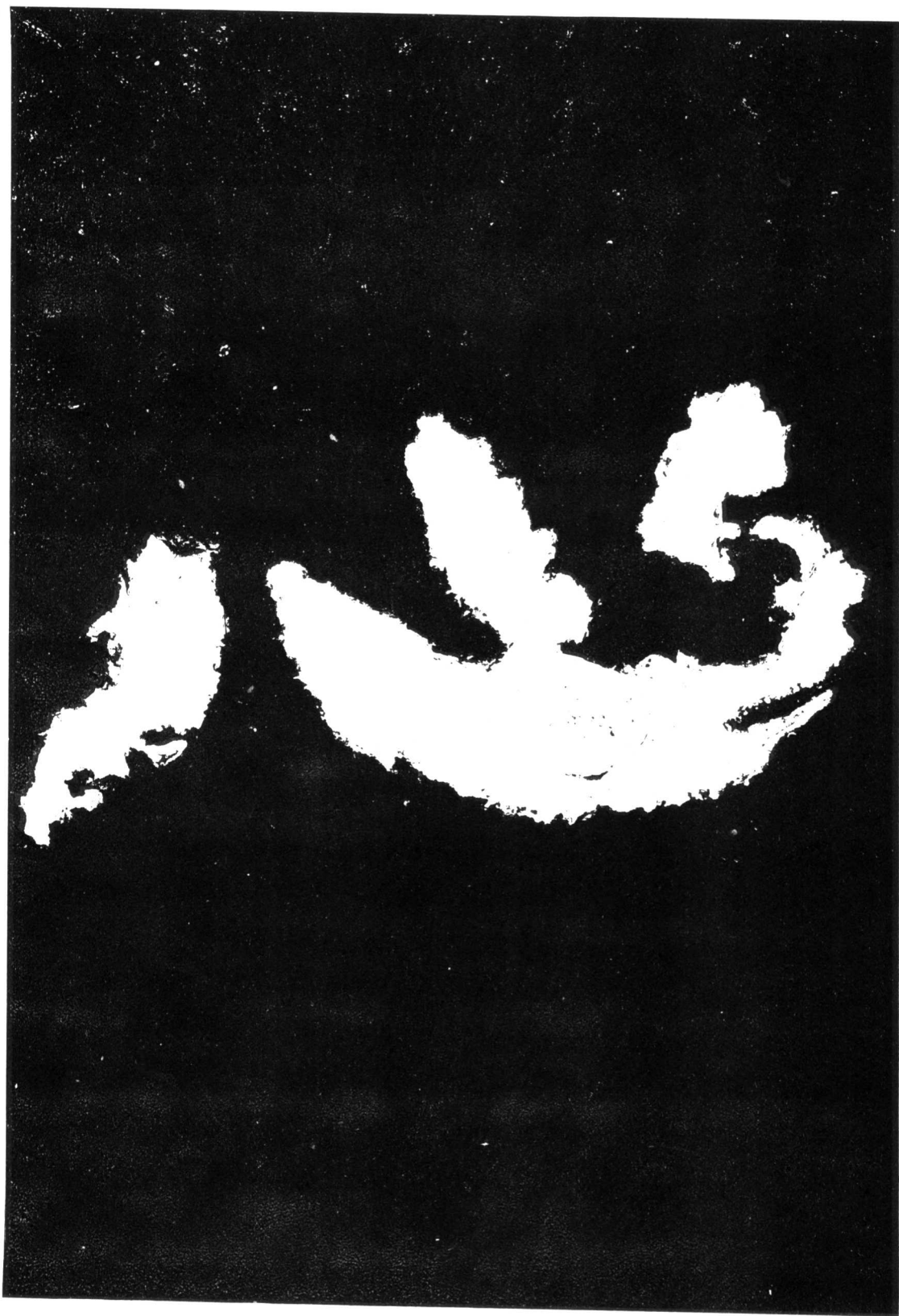
郑州市博物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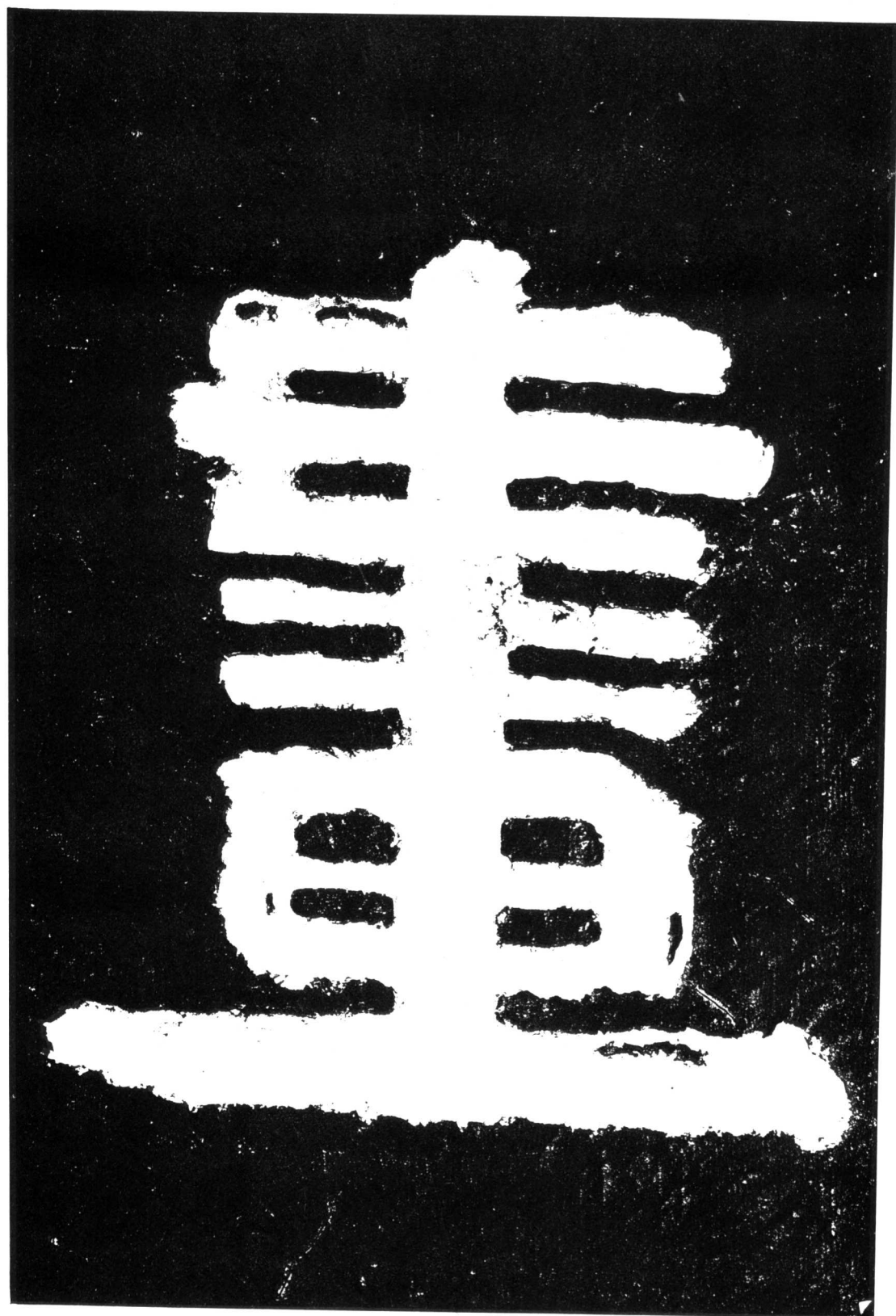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九四年四月

拓印：陈尽忠 赵灵芝

张体义 郑彤

陸王
聖王
聖王
聖王





銘卷

并崔鶴



真如

逸

